

明
清
艳
史

◎ (清) 笔炼阁主人 撰

五色石



女
眾
文
藝
出
版
社

MING QING YAN SHI

五 色 石

[清]笔炼阁主人 撰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色石/(清)笔炼阁主人撰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4

(明清艳史)

ISBN 7-80171-171-8

I. 五…

II. 笔…

III. 章回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0461 号

五 色 石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75 字数 350 千字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171-171-8/I·109

定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总 目 录

五色石 (清)笔炼阁主人 撰(1)

五凤吟 (清)云间嗤嗤道人 撰(199)

情梦析 (清)蕙水安阳酒民 撰(343)

五色石

(清)笔炼阁主人 撰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八卷,题“笔炼阁编述”。自序署“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”。据考证,作者为徐述夔,原名麋雅,字孝文,江苏东台人,约生于康熙中叶,卒于乾隆二十八年(1763)。因诗作中有怀明贬清之语,文字狱中遭剖棺戮尸之祸。原刊本,大连图书馆有藏。此书亦流传海外,日本明治十八年(1885)有邻堂铅印服部诚一评点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八卷,卷各叙一事。始叙元朝武宗年间,浙江乡绅陶尚志之女含玉,貌美多才,年论婚嫁。时陶府后园有黄、木二生寄读。黄生俊美儒雅,才华出众,其父与陶公为故交;木生粗陋鄙俗,不学无术,其父为官。木生心怀不轨,欲娶含玉,借黄诗而冒己为,骗得陶公喜爱。含玉垂帘面试二生,始得真相,黄生、含玉以心相许。木生妒之。时陶公乃木生之父属官,木父加害陶公。黄生高中解元,房师白素欲择黄生为婿。却闻含玉病亡,生悲伤欲绝。于陶府吊祭,方知含玉未死。其后,黄生娶陶、白二女。终叙唐朝宪宗年间一段风流佳话。秀才

祝凤举年少多才,远近闻名。贺家有女鸾箫,才色兼美。凤举至贺家求婚。鸾箫与侍女霓裳容貌相当,二人相换,共会凤举。无何,奸党作乱,两家遭难,祝家亲属远窜,书童调鹤因与凤举年貌相似,代公子远走;贺家妻女人宫为奴,鸾箫扮霓裳避祸。后奸党败,家祸解,凤举状元及第。鸾箫、霓裳同归于凤举。

目 录

- 卷之一 二桥春
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(7)
活云华终配真才士
- 卷之二 双雕庆
仇夫人能回狮子吼 (38)
成公子重庆凤毛新
- 卷之三 朱履佛
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(58)
来御史自鞠井中案
- 卷之四 白钩仙
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(78)
脱桎囚赠死是起死
- 卷之五 续箕裘
吉家姑捣鬼感亲兄 (100)
庆藩子失王得生父
- 卷之六 选琴瑟
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(124)
两纳聘方成秦与晋
- 卷之七 虎豹变
撰哀文神医善用药 (150)
设大誓败子猛回头

卷之八 凤鸾飞

女和郎各扮一青衣..... (172)
奴与婢并受两丹诏

卷之一 二桥春

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活云华终配真才士

黄卷无灵，红颜薄命，从来缺陷难全。却赖如掾彩笔，谱作团圆。纵有玉埋珠掩，翻往事，改成浓艳。休扼腕，不信佳人，偏无福份邀天。

《恋芳春》

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，佳人定当配才子。然二者相须之殷，往往相遇之疏。绝代娇娃偏遇着庸夫村汉，风流文士偏不遇艳质芳姿。正不知天公何意，偏要如此配合。即如谢幼舆遇了没情趣的女郎，被她投梭折齿；朱淑真遇了不解事的儿夫，终身饮恨，每作诗词必多断肠之句，岂不是从来可恨可惜之事？又如元微之既遇了莺莺，偏又乱之而不能终之，他日托言表兄求见而不可得；王娇娘既遇了申生，两边誓海盟山，究竟不能成其夫妇，似这般决裂分离，又使千百世后读书者代他惋惜。这些往事不堪尽述，如今待在下说一个不折齿的谢幼舆，不断肠的朱淑真，不负心的元微之，不薄命的王娇娘，才子佳人天然配合，一补从来缺陷。这桩佳话其实足动人听。

话说元武宗时，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个乡绅，姓陶名尚志，号隐斋，甲科出身，历任至福建按察司，只因居官清介，不

合时宜，遂罢职归家。中年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小字含玉，年方二八。生得美丽非常，更兼姿性敏慧，女工之外，诗词翰墨，无所不通。陶公与夫人柳氏爱之如宝，不肯轻易许人，必要才貌和她相当的方与议婚，因此迟迟未得佳配。陶公性爱清幽，于住宅之后起建园亭一所，以为游咏之地。内中多置花木竹石，曲涧流泉，依仿西湖景致。又于池上筑造双桥，分列东西，以当西湖六桥之二。因名其园，曰双虹圃，取双桥落彩虹之意。这园中景致，真个可羨。正是：

碧水遥看近若空，双桥横梗似双虹。

云峰映射疑天上，台榭参差在镜中。

陶公日常游咏其中，逍遥自得。

时值春光明媚，正与夫人、小姐同在园中游赏，只见管门的家人持帖进禀道：“有武康县黄相公求见。”陶公接帖看时，见写着年侄黄琮名字，便道：“来得好，我正想他。”夫人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陶公道：“此我同年黄有章之子，表字黄苍文。当黄年兄去世之时，此子尚幼。今已长成，读书入泮，甚有文誉。我向闻其名，未曾会面。今来拜谒，须索留款。”夫人听说欲留款的，恐他要到园中来，先携着小姐入内去了。陶公即出至前厅，叫请黄相公相见。只见那黄生整衣而入，你道他怎生模样？

丰神隽上，态度安闲。眉宇轩轩，似朝霞孤映；
目光炯炯，如明月入怀。昔日叨陪鲤对，美哉玉树临风；
今兹趋托龙门，允矣芳兰竟体。不异潘郎掷果返，恍疑洗马渡江来。

陶公见他人物俊雅，满心欢喜，慌忙降阶而迎。相见礼毕，动问寒暄，黄生道：“小侄不幸，怙恃兼失，载载无依。久仰老年伯高风，只因带水之隔，不得时亲杖履。今游学到此，冒叩台墀，敢求老年伯指教。”陶公道：“老夫与令先尊夙称契厚，不意中道弃捐。今见贤侄，如见故人。贤侄天资颖妙，老夫素所钦仰。今更不耻下问，足见虚怀。”黄生道：“小侄初到，舍馆未定，不识此处附近可有读书之所？必得密迹高斋，以便朝夕趋待。”陶公道：“贤侄不必别寻寓所，老夫有一小园，颇称幽雅，尽可读书。数日前本地木乡宦之子木长生，因今岁是大比之年，欲假园中肄业，老夫已许诺。今得贤侄到来同坐，更不寂寞。但简褻嘉宾，幸勿见罪。”黄生谢道：“多蒙厚意，只是搅扰不当。”陶公便命家人引着黄家老苍头搬取行李去园中安顿，一面即置酒园中，邀黄生饮宴。黄生来至园中，陶公携着他到处游览。黄生称赞道：“佳园胜致毕备，足见老年伯胸中丘壑。”陶公指着双桥道：“老夫如今中分此二桥，自东桥一边，贤侄与木兄作寓。西桥一边，老夫自坐。但老荆与小女常欲出来游赏，恐有不便，当插竹编篱以间之。”黄生道：“如此最妙。”说话间，家人禀酒席已完，陶公请黄生入席。黄生逊让了一回，然后就坐。饮酒中间，陶公问他曾毕姻否，黄生答说尚未婚娶。陶公叩以诗词文艺，黄生因在父执之前，不敢矜露才华，只略略应对而已。宴罢，陶公便留黄生宿于园中。次日即命园公于双桥中间编篱遮隔，分作两下，只留一小小角门，以通往来。黄生自于东边亭子上做了书室，安坐读书。

不一日，只见陶公同着一个方巾阔服的丑汉到亭子上来，黄生慌忙迎接。叙礼毕，陶公指着那人对黄生说：“此位便是木长生兄。”黄生拱手道：“久仰大名。”木生道：“不知仁兄在

此，失具賤柬，异日尚容专拜。”陶公道：“二位既为同学，不必拘此客套。今日叙过，便须互相砥志。老夫早晚当来捧读新篇，刻下有一小事，不及奉陪。”因指着一个小阁向木生道：“木兄竟于此处下榻可也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二人别过陶公，重复叙坐。黄生看那木生面庞丑陋，气质粗疏，谈吐之间又甚俚鄙，晓得他是个膏粱子弟，挂名读书的。正是：

面目既可憎，语言又无味。

腹中何所有？一肚腌臢气。

原来那木长生名唤一元，是本学秀才。其父叫做木采，现任江西南赣兵道，最是贪横。一元倚仗父势，夤缘入学，其实一窍未通。向因父亲作宦在外，未曾与他联姻。他闻得陶家含玉小姐美貌，意欲求亲，却怕陶公古怪，又自度人物欠雅，不足动人，故借读书为名，假寓园中，希图入脚。不想先有一个俊俏书生在那里作寓了，一元心上好生不乐。又探得他尚未婚娶，一发着急。当下木家仆人自把书集等物安放小阁中，一元别却黄生，自去阁内安歇。

过了一日，一元到黄生斋头闲耍，只见白粉壁上有诗一首，墨迹未干，道是：

时时竹里见红泉，殊胜昆明凿汉年。

织女桥边乌鹊起，悬知此地是神仙。

右集唐一绝题双虹圃

一元看了，问是何人所作。黄生道：“是小弟适间随笔写的，不足寓目。”一元极口赞叹，便把来念了又念，牢牢记熟，回到阁中，想道：“我相貌既不及黄苍文，才调又对他不过，不如

先下手为强。他方才这诗，陶公尚未见，待我抄他的去送与陶公看，只说是我做的。陶公若爱才，或者不嫌我貌，那时央媒说亲便有望了。”又想到：“他做的诗，我怎好抄得？”却又想道：“他也是抄唐人的，难道我便抄他不得？只是他万一也写去与陶公看，却怎么好？”又想了一回道：“陶公若见了他的诗，问起我来，我只认定自己做的，倒说他是抄袭便了。”算计已定，取幅花笺依样写成，后书“通家侄木一元录呈隐翁老先生教政”。写毕，随即袖了，步至角门过，欲待叩门而入，却恐黄生知觉，乃转身走出园门，折到大门首，正值陶公送客出来。一元等他送过了客，随后趋进。陶公见了，相揖就坐。问道：“近日新制必多，老夫偶有俗冗，未及请教。今日必有佳篇见示。”一元道：“谫劣下才，专望大海。适偶成一小诗，敢以呈丑，惟求斧政。”袖中取出诗笺，陶公接来看了，大赞道：“如此集唐，真乃天造地设，但恐小园不足当些隆誉。”因问：“敝年侄黄苍文亦有新篇否？”一元便扯谎道：“黄兄制作虽未请教，然此兄最是虚心，自己甘吟不成，见的拙咏，便将吟藁涂落，更不录出，说道：‘兄做就如我做了。’竟把拙咏写在壁上，不住地吟咏。这等虚心朋友，其实难得。”陶公道：“黄生也是高才，如何不肯自做，或者见尊咏太佳，故搁笔耳。虽然如此，老夫毕竟要他自做一首。”说罢，便同着一元步入后园，径至黄生斋中。相见后，看壁上时，果然写着这着诗。陶公道：“贤侄大才，何不自著佳咏，却只抄录他人之语？”黄生听了，只道说他抄集唐人诗句，乃逊谢道：“小侄菲陋，不能自出新裁，故聊以抄袭掩拙。”陶公见说，信道他是抄袭一元的，乃笑道：“下次还须自做为妙。”言讫，做别而去。一元暗喜道：“这番两家错认得好，等我有心再哄他一哄。”便对黄生道：“适间陶公虽说自做为妙，然

自做不若集唐之难。把唐人诗东拆一句，西拆一句，凑成一首。要如一手所成，甚不容易。吾兄可再集得一首么？”黄生道：“这何难，待小弟再集一首请教。”遂展纸挥毫，又题一绝道：

闲云潭影日悠悠，别有仙人洞壑幽。

旧识平阳佳丽地，何如得睹此风流。

右集唐一绝再题双虹圃

一元看了，拍手赞叹，便取来贴在壁上。黄生道：“不要贴罢，陶年伯不喜集唐诗，他才说得过，我又写来粘贴，只道我不虚心。”一元道：“尊咏绝佳，但贴不妨。”黄生见一元要，不好揭落得，只得由他贴着。一元回至阁中，又依样录出，后写自己名字，至次日，封付家僮，密送与陶公。陶公见了，又大加称赏。却怪黄生为何独无吟咏，即步到黄生书室，欲观其所作。相见了，未及开言，却见壁上又粘着此诗，暗想道：“此人空负才名，如何只抄别人的诗，自己不做一句？”心下好生不悦，口中更不复说，只淡淡说了几句闲话，踱进去了。一元这两番脱骗，神出鬼没，正是：

掉谎脱空为妙计，只将冷眼抄他去。

抄人文字未为奇，反说人抄真怪异。

一元此时料得陶公已信其才，便欲遣媒说亲，恐再迟延，露出马脚。却又想道：“向慕小姐美貌，只是未经目睹。前闻园公说，她常要来园中游赏，故编篱遮隔，为何我来了这几时，并不见她出来？我今只到桥上探望，倘若有缘，自然相遇。”自此，时常立在东桥探望西桥动静。

原来小姐连日因母亲有恙，侍奉汤药，无暇窥园。这一日，夫人病愈，小姐得暇，同了侍儿拾翠，来至园中闲步。那拾翠是小姐知心贴意的侍儿，才貌虽不及小姐，却也识字知书，形容端雅。当下随着小姐步至桥边，东瞻西眺，看那繁花竞秀，百卉争妍。不想一元此时正立在东边桥上，望见西桥两个美人临池而立，便悄然走至角门边，舒头探脑地看。拾翠眼快，早已瞧见，忙叫小姐道：“那边有人偷看我们。”小姐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丑汉在那里窥觑，连忙转身，携着拾翠一同进去了。正是：

未与子都逢，那许狂且觑。

却步转身回，桥空人不见。

一元既见小姐，大喜道：“小姐之美，名不虚传。便是那侍儿也十分标致。我若娶了小姐，连这侍儿也是我的了。”随即回家，央了媒妁到陶家议亲。陶公和对夫人道：“前见黄生人物俊雅，且有才名，我颇属意。谁想此人有名无实，两番做诗，都抄了木长生的。那木长生貌便不佳，却倒做得好诗。”夫人道：“有貌无才，不如有才无貌。但恐貌太不佳，女儿心上不乐。婚姻大事，还须详慎。”陶公依言，遂婉复媒人，只说尚容商议。

原来陶公与夫人私议之时，侍儿拾翠在旁一一听得。便到房中一五一十地说与小姐知道。小姐低头不语，拾翠道：“那木生莫非就是前日在桥边偷觑我们的？我看这人面庞粗陋，全无文气，如何老爷说他有才？不知那无才有貌的黄生又是怎样一个人？”小姐道：“这些事只顾说他怎的。”拾翠笑了一声，自走开去了。小姐口虽如此说，心上却放不下。想道：“这